

摘译

✦ 外国文艺 ✦

7

1976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6 年第 7 期(总第 26 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6,000

1976 年 7 月第 1 版 197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0.53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我和你就不平等”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五 启明 (1)

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苏修话剧剧本)..... (7)

父亲(苏修短篇小说) (93)

住高楼大厦的人(苏修小品文) (105)

日全食(日本电影剧本) (110)

苏修文艺动态(1则) (109)

简讯..... (213)

“我和你就不平等”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五

启 明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精力。波利亚可娃等老工人做了早班又连晚班，在一生中又毫无痕迹地被勾掉了一天。她们蹒跚地拖着疲乏的身体走向简陋的、有“一百四十年”历史的“兵营”——厂家属宿舍时，她们的厂长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却正在黑海之滨的休养所里寻欢作乐，和人调情。这是高尔基笔下沙俄工厂的情景吗？不，这是我们在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里看到的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

和高尔基揭露、鞭撻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作品不同的是，这个苏修剧本把安娜歌颂成一个“英雄”，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里，还特意称赞了这个“纺织厂厂长”。安娜为什么受到勃列日涅夫的赏识？是因为她在推行苏修叛徒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压迫和剥削工人方面十分“能干”。

安娜这个“能干的女人”，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她的立场、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鲜明地体现着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征。她非常自觉地维护着本阶级的利益，在和工人的关系上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在进行统治时索性不用什么伪装。剧本作者煞费苦心地树立这样一个“能干的女人”的形象，正是适应了勃列日涅夫集团对内统治进一步法西斯化的需要。

要了解安娜的“能干”，我们不妨先看看围绕住宅分配而引起的一场争执吧：

厂家属宿舍叫“兵营”，是因为从沙皇统治时期“工人们和他们妻子儿女就都住在这里，处境象士兵一样”，而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工人们及其家属也住在这“兵营”里。现在，厂方造了些新住宅，该让谁住进去呢？

老工人要住宅，她们责问厂长：“我劳动了一辈子”，难道应该“死在这个兵营里吗？”

青年工人要住宅，因为夫妻两人“他住在集体宿舍里，她也住在集体宿舍里，如果再有孩子怎么办呢？”

但是，厂长安娜也要住宅，因为她有“每年要换住宅”的癖好。当然，“要换好一些的。”

新来的总工程师维克多也要住宅，他是不愿“与平庸之辈等同”的，在住宅方面当然要体现他的身份。

维克多先搬进了新住宅。而老工人呢？她们退休了或即将退休，“是工厂不需要的人”，想分住宅还是等下辈子吧。不愿老死在“兵营”里的马尼亚愤怒地责问：这是为什么？不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吗？但她得到的是安娜冷酷的回答：“不，马尼亚，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

在今日的苏联，这个“不平等”岂止反映在住宅分配问题上，仅在眼前的这些作品里，也处处可见：

安娜对工人苏哈列夫不满意，就能下令“按第三十三条规定”解雇他，并扬言要“收回住房”；而苏哈列夫没有还价的余地，只得卷起铺盖开路。为什么？因为“我和你就不平等”！

工人瓦列也娃因病没上班干活而遭到车间主任的责骂。她刚分辨了两句就被安娜喝住：怎么能“这样和车间主任谈话”，该俯首帖耳地认错才是。为什么？因为“我和你就不平等”！

工人们整天在机器旁转，“疲倦了，乏力极了”，而安娜的女儿却闲得靠研究“时装样式”和“雌化”问题打发光阴。为什么？因为“我和你就不平等”！

婚姻问题上也是如此。短篇小说《父亲》里总工程师普罗斯克林的儿子安德烈为什么不能和采煤工柯甫利金的女儿瓦利亚成亲？安德烈的母亲、某商店经理伊奥诺芙娜对柯甫利金说得很清楚：你是采煤工，而“我们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有地位，不是下等人”。通婚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我和你就不平等”！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人：一种是厂长、总工程师、经理，当然还有部长、主席和总书记，他们自称为“上等人”——我们称之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另一种是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下等人”，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上等人”压迫“下等人”，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真正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的苏联，这一小撮“上等人”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垄断了生产资料，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不但操纵着消费品和一切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而且主宰着工人的命运。工人苏哈列夫不懂得苏联的社会制度已经变了，他说：“机器厂就不是苏维埃的了？那儿是另一个政权？”不错，别处并不是“另一个政权”，而且也同样是美其名为“苏维埃”。然而，那不过是一块牌子而已；至于阶级内容，则已经根本改变，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了。

安娜在同工人的谈话中也承认：“我们过去曾经平等过”。她原先是纺织工人，普罗斯克林原先则是推煤车工人。但后来为什么又不平等了呢？安娜对工人解释说：“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对吗？只不过……我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也不是买彩票赢来的。”安娜的解释，使我们看到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发迹的特点：他们是靠无

限制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上台的。这些人出身一般都很好，什么纺织工啊，推煤车工啊，但上了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受高等教育是爬向“上等人”的阶梯。安娜读了大学，当了厂长，就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她和工人们的关系，已转化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的阶级关系。这一现象的产生，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报告中就得意洋洋地说：“现在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今后我们应当更加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这就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修正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输送接班人。今日苏联的“高等学府”，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子弟不是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吗？至于在那些一毕业就有高官厚禄的特别学院里，则是百分之百了。在这样的资产阶级“一统天下”里，安娜们被培养出来了。其实，岂止安娜们，他们还要培养出安娜们的后代哩。不是吗？安娜的女儿就可以顺顺当当地上大学，她还自豪地说：“不用五分钟时间，我就是个工程师了”；安娜的女婿也可以上大学，他“不用五分钟时间；就是个候补博士了”；当然，总工程师普罗斯库林的儿子也可以进入高等学校，他还在“准备进研究班呢”。青年工人想学习吗？不行！安娜斥之为“不守（劳动）纪律”，应该赶快到机器旁去，“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占用一些休息日也是应该的”。这样，工人们别说学习，就连“休息”和“跳舞”的时间也没了。采煤工的女儿瓦利亚想做准研究生的助手吗？也不行！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是通过进高等院校等途径安排整个阶级的子女继承自己的特权，即使有一部分工农子女进入高等院校，也只能受官僚垄断资

产阶级的奴化，以至背叛自己的阶级，安娜就是一个明证。这样，“公正”的秩序维持了，千年的王国建成了，安娜、普罗斯库林一类人物的子孙们就永远能对马尼亚、柯甫利金的子孙们说：“我和你就不平等”！

然而，安娜最后还是决定把住宅分给老工人了。这是她天良发现了，忏悔了，愿意和工人平等了吗？才不是那么回事。维克多早就对安娜说过：不能与工人们讲平等，“即使他们由于人家与他们平等而高兴。这对事业有害。”什么“事业”？当然是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事业”，而安娜分住宅给老工人，也是为了这个“事业”的。老工人分到房子，就必须“用工作来补偿”，就必须“早上起做完了一班，当天晚上又去上班”，就必须不退休，至少再“多做一二年”。造一些工人住宅，决不是资本家要表示自己的仁慈为怀，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修建工人住宅的支出是全部投资中必要的、能直接或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于罢工的工人该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工人苏哈列夫春天时是“先进工作者”，安娜就给他住房，秋天时干的活未能使安娜满意，她就宣称要“收回住房”，并威胁说：“我们走着瞧吧，到底是谁需要谁！”住宅问题成了他们压迫、剥削工人的随时可祭起的法宝。

这儿也不平等，那儿也不平等，那末是否还有平等的地方呢？有。不过那是在劳动力买卖的市场。安娜的律师说：“每个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在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工作”。苏哈列夫被安娜解雇了，就能到机器制造厂去工作，安娜也无权干涉他，这是法律保障的嘛。瞧，多自由，多平等啊！但我们却从中看到，第一，生产资料归安娜所有，苏哈列夫是与之分离了，他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第二，苏哈列夫的劳动力归他自己自由支配，他能够和其他资本家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出卖

劳动力的契约。所谓平等，是“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不就直言不讳地宣称：“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下是商品”吗？多动听之平等交换，但这本身正使人们看到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诸领域里深刻的的不平等；这两个阶级的关系已成为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一些资产阶级国家里，统治者往往拉起一片“自由、平等、博爱”的幕布来迷惑人们，以示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但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这片布则干脆被取消了，“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现在安娜穷凶极恶地对工人宣称“我和你就不平等”，表明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强烈反抗、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时，也不要那片布了。他们赤裸裸地运用各种手段，强迫工人们安于“下等人”的处境，老老实实地供“上等人”驱使、奴役。由于剧本宣传了这种思想，勃列日涅夫就特地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吹捧它反映了“命运攸关的大事”，并说自己“为之感动”。

谁都知道，资产阶级从拉起“自由、平等、博爱”的幕布到索性不用这片布，是表明它们的统治不稳了，日子可数了。不过，这一点剧本没有提及，勃列日涅夫在吹捧这剧本时也没提及。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这都没关系，因为这条历史规律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下等人”战胜“上等人”，推翻他们的统治，这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就出现过一次，这滋味，罗曼诺夫王朝的显贵们尝到过，而大腹便便的勃列日涅夫们离尝这滋味的日子也不很远了。

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苏修话剧剧本)

作者 阿纳托利·格列勃涅夫

载苏修《戏剧》杂志 1973 年第 11 期

角 色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伊利娜——她的女儿

外婆——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母亲

沃洛佳

巴甫利克——伊利娜的丈夫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纺织厂总工程师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车间主任

马利亚·特罗菲莫芙娜

杜西亚阿姨

叶尔马可夫

托尼亚·叶尔马可娃

阿利亚·柯兹洛娃

娜塔莎阿姨

克拉娃

马尼亚·瓦列也娃

苏哈列夫

} 厂里男女工人

安娜·尼基季契娜——党委书记

塔马拉·亚历山大罗芙娜——法学家

尼诺奇卡——女教员

鲍利斯·季莫菲也维奇

叶尔莫林

萨维茨基

} 在部里工作的

奥列加·雅柯甫列芙娜——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秘书

无关紧要的人物

米沙——疗养院中的文娱工作人员

女人——在疗养院中休息的人

巴维尔·谢尔盖也维奇

人事科长

邮局里的姑娘

柯列索夫之妻

摄影记者

诺达利——阿利亚·柯兹洛娃的女儿

纺织厂女工们。她们的舞伴

列宁格勒普希金大剧院和国立叶甫

盖尼·瓦赫坦戈夫大剧院演出剧目

第 一 幕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斯米尔诺娃，这是个中年妇女，她正在高加索黑海之滨的疗养所休养。每到夜晚，在南方树林的环抱之中，在南国的天空底下，那些休养者聚集在白色大理石

的凉台上。文娱工作者米沙上，这是个蓄着连鬓胡子的年轻人；游戏、跳舞、比赛都开始了。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休养者，因此，他们所有的人都忘却了各自的年龄、地位和经历，不知不觉地变得比实际上更为愚蠢了。

米沙（朝着扩音器讲）请注意！收到了一张便条。作者不愿公开姓名。我来读一下：“我们疗养所的妇女们，她们不得不站着等待男的去邀请她们，要站着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该恢复平等权利吗？”我听到了鼓掌！同志们，那末就跳“白色的舞蹈”吧！由女士们去邀请男舞伴！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目光，碰上了站在凉台另一端的一个人。他们彼此听从了对方无声的约请，相继地离开了凉台，在那暮色朦胧的林荫道上走到了一起。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音乐声、欢笑声和凉台上脚步的沙沙声——“白色的舞蹈”在继续进行。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们这是在到哪儿去呢？

〔没有得到回答。男人继续在走着。

你听我说，我不再朝前走了。

〔可是她依然在走着。最后，她终于停下了脚步，他拥抱了她。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不好，你放开。

沃洛佳 你怎么啦？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坐下。也别说话。

〔他听从地坐到了长凳上。她在旁边挨肩坐了下来。一片寂静。他又拥抱了她。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喂，你快放开吧。你还要干什么呀！你简直是个侵略者。你到疗养所来，天晓得你在想些什么。

沃洛佳（愉快地）我没有想。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噢？那末，是谁在这里追求阿利

亚的呢？

沃洛佳 我没有追求过。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别胡说了！在这里，你们简直全都发疯了。你在她身上究竟发现了什么东西啊？

沃洛佳 但是那时候你又没有注意到我。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注意了。可是，你知道，我那时是怎么想你的吗？

沃洛佳 说吧，有意思。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想，男人啊，没办法。在那里，在家里，他是个规规矩矩的人……

沃洛佳 说得对啊。我正是个规矩的人。可是请你注意，那些规矩的人，常常由于自己的规矩而吃亏，因此心上总常常羡慕那些不规矩的人！（他看着她）你到我那里去吧。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不去。

〔他又想把她拥抱起来。可是，忽然间他们两人都呆然不动了。一个妇女上。她悠闲地走过来。她停下了脚步。她认出来了。〕

妇女 （态度自然地）是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吗？还有一个，我想，是沃洛佳吧？

〔他们没有回答。〕

你们为什么不和大家在一起？不好啊！（她依然站在那里，没有走开）电视播放的是什么内容，你们知道吗？

沃洛佳 我们不知道。

妇女 这次休养已经叫人厌烦啦。二十四天，毕竟太多了。我想回家去了。你们呢？

沃洛佳 我们不想。

妇女 我看到了什么啦？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您在吸烟啊！

沃洛佳 您请抽吧。

妇女 不想抽，谢谢啦。（打算在旁边坐下来）我不会打扰吧？

沃洛佳 您的名字和父名叫什么，我忘记了。

妇女 叫利奇娅·巴甫洛夫娜。

沃洛佳 利奇娅·巴甫洛夫娜，您会打扰的。

妇女 对不起。（缓步而下）

沃洛佳 （紧接着说）您请便吧。祝您一切都好。

米沙 （他不在这里，只听到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现在比赛注意力！我将接连不断地给你们说出某些东西的名称，以及动物的名称。要是会飞的东西，那就请你们举起双手来。请注意！鸥！

〔笑声。〕

好，对……鹰！山雀！直升飞机！燕子！熊！

〔笑声。〕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是个不懂礼貌的人。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沃洛佳 是谁？……今天，她对时髦的发型发了脾气……喏，这种长长的头发，有一个小伙子留着这样的长发走过。对这些人来说，每一次式样的变换，就好象是一次社会的动乱一样……怎么样？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有分寸地笑着）没有什么。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忽然严肃认真起来）沃洛佳……

沃洛佳 什么？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不是个喜欢乱谈的人，是吧？关于这件事，你对任何人也别讲。

沃洛佳 “关于这件事”指的是什么啊？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要不然，有一种男子汉，就象婆娘们

一样。

沃洛佳 那么说，你怕啦？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怕。

沃洛佳 你的丈夫很厉害吧？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没有厉害的丈夫。这倒更坏……可是总的说来，反正一样。我们现在就告别吧。

沃洛佳 怎么——我们就告别？为什么呢？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就要动身了。明天。

沃洛佳 怎么——明天？你的假期到什么时候？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到明天。

沃洛佳 你为什么竟一点也没有对我谈起呢？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现在就在谈。

沃洛佳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等一等？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甚至含着某种责备的神情）我在这里已经二十三天了，沃洛佳。

沃洛佳 安尼娅，我们不应当失去联系。我们会在莫斯科见面的。是吧？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想吗？

沃洛佳 当然罗。我希望这样……那末你呢？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没有作答。〕

你住在什么地方？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远呐。

沃洛佳 远，离什么地方远？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离莫斯科。有六十公里。

沃洛佳 这是什么地方，是个城市？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是个城市。

沃洛佳 有轻工业工厂和重工业工厂吗？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有轻工业工厂和重工业工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都问清楚了吗？

米沙（声音从跳舞的凉台上传来）山雀！燕子！公鸭！乌龟！

沃洛佳 你究竟是什么人？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是什么人？

沃洛佳 你不象一个没有职业的人……你是医生？是教师？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象教师吗？

沃洛佳 我反正会找到你的。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不要来找我。你要保证。我们离开这里吧。

沃洛佳 到海边去。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好吧。我们不必盘问，也不要盘问。至于我，我什么事情也都没有问你。

沃洛佳 你就问吧。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不。

米沙（声音听来已经很远）拍手的舞蹈！拍拍背脊，这意味着男舞伴要丢下自己的女舞伴，而转向那个选中了他的人去。（声音越来越远）被丢下的女舞伴又给自己挑选另一个舞伴……

〔音乐声已经极远，隐约可闻。激浪拍岸的声响。海滨浴场。被冲上沙滩的一只小船。沃洛佳登上小船，走到船尾，他向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伸过手去。就这样，她又被他拥抱了起来。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动作轻些！你要把船翻转了！请坐下来。

〔他们俩并肩坐了下来。沃洛佳把她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你几岁啦？

沃洛佳 三十九岁。年纪大了吗？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可是，你是不会问我的吧？

沃洛佳 何必呢？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又不是要结婚，对不对？

沃洛佳 为什么呢？我正想娶你作妻子呢。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你难道没有结婚吗？

沃洛佳 结过。两次啦。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噢！……总的说来，这反正一样。你要不要我给你讲……

沃洛佳 是的。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倒愿意嫁给你……我很喜欢你……尽管我对你完全不了解，绝对不了解。“我了解”，“我不了解”——这是区区小事……（避开这一话题）但这是没有任何意思的，你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走吧。

沃洛佳 不。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什么“不”？可是，你在这里名声极坏，你明白吗？名声极坏！你放开，听到吗！

〔她想站起身来，可是小船摇晃了一下，因此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再次落到了沃洛佳的怀中。〕

沃洛佳 你笑什么？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没什么。

沃洛佳 你别笑啦。

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 我觉得可笑。

沃洛佳 那好吧，你就笑吧……你听我说！我要让你了解。我现在住在莫斯科。我是个飞行员。过去是个飞行员。由于健康的原因，我被解除了职务。高血压。如今，暂时完全不清楚，你明白吗？可是我想见到你，我应该见到你。我们不当互相失去，你听到吗？